

異國情懷 · 旅邸留香

藝術家都有一份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執着態度；天地之間，至情就是「真」，至性就是「善」，至愛就是「美」。換句話說，藝術家就是以火熱的情性，發而為豐沛的愛戀，在大千世界中去追求他心目中的真、善、美的事物，音樂家如此，文學家亦復如此，畫家更是如此。

傳神超物捕捉天趣

繪畫的本身原本就是真、善、美的捕捉及凝聚，無論是山川河流、亭臺樓閣、花草樹木、峭岩奇石、鳥獸蟲魚，一旦繪上畫紙，便成為天地之間靈秀之氣的縮影，豈止是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而且是「形成於未畫之先，神留於既畫之後」，不但抓住了真、善、美的精髓，更進一步的創造了宇宙萬物的風采與神韻。實際說來，那就是上帝創造了一個現實的世界，畫家却改進成一個理想的世界。

所以張大千就曾把畫家與上帝相提並論，他並且把「繪畫」與「攝影」之間的微妙關係闡釋如下：「大抵畫一種東西，不應當求太像，也不應當故意求不像。求它像，畫當然不如攝影；求它不像，那又何必畫它呢？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間，得到傳神超物的天趣。這是繪畫的藝術，也就是古人所謂的遺貌取神。」

蘇東坡欣賞王摩詰所繪的「藍田煙雨圖」。但見輞川山莊一帶，山川樓臺迷濛在一片如煙似霧的春雨之中，園花出牆，牧童短笛，農夫披簑，遠山朦朧；是一幅畫，更是一首詩，不禁讚嘆道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張大千進一步引申說：「畫是無聲的詩，詩是有聲的畫。」

詩是抒情的，畫是寫景的，基本來看都是要表現宇宙之間的真、善、美，而至美的事物必然包括了至真與至善，因此也有人說詩人與畫家，一生一世鏗而不捨的都是追求、捕捉並表現一個「美」字。張大千是名滿中外的大畫家，也是一個够格的詩人，因此追求美感，捕捉美感，表現美的文字與畫面，便成了他惟一的嗜好。

張大千喜歡看美的山水，吃美的食物，穿美的衣物，住美的房屋，聞美的氣味，過美的生活，當然更愛親近美的女人。

他的四位夫人，元配曾慶蓉雍容華貴，二夫人黃凝素是個美人胚子，三夫人楊宛君舉手投足之間，婀娜多姿嫵媚動人，四夫人徐雯波更是雲鬢霧鬢儀態萬千；就算是他家裏的女管家、女護士、女秘書，也都是落落大方，美麗嫵靜，方能够得上圍繞在他身邊的標準。

視線模糊愛看則清

在「八德園」居住期間，偶而也會到天主教堂去望彌撒，巴西婦女眼見一位道貌岸然的白鬚長袍者飄

然而來，都以爲他是「神父級」的人物，紛紛跪下來行吻手之禮。愛波夫人曾開玩笑說：「遇到年輕漂亮的巴西婦女，他就笑迷迷的讓她們吻手；遇到醜陋的老太婆，他就不讓她們吻了！」張大千笑着說她：「胡說！」其實也是實情。

「八德園」中，時常爲了一些古拙奇特的大石頭的安排與佈置煞費周章。有一次爲了移置一塊大石的位置，認爲些許小事不需要勞動「起重機」來幫忙，於是親率門人子弟一齊動手。張大千用力過猛，頓感兩眼發黑。後來經過醫生檢查，才知道是用力過度，筋脈暴脹，眼部的微血管破裂，招致糖尿病的病毒進入了眼睛，致使眼膜瘀血，視線模糊不清。愛波夫人又幽默的說：「他的眼睛是有毛病，其實有些毛病早就已經存在了，不是醫生所能檢查得出來的。總之他喜歡看的，再遠一些的距離他也看得見，若是他不高興的事物，再近一些他也看不清楚！」愛波夫人說得很含蓄，別人還弄不清楚她的所指時，張大千却哈哈大笑的反問道：「說我喜歡看的，莫非是指漂亮的女人囉？」這時張大千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，愛波夫人也已四十初度，遂又補上一句話：「真希望你們男人的眼力都像你這樣的衰退，才看不見我們女人臉上的皺紋！」

巴西的一家報紙在介紹張大千這位藝術大師時，曾誤報他有九位太太、四十五個兒女，曾開玩笑的說如此繁衍下去，巴西人真就心有一天張大千會做他們的總統，因爲他擁有的基本票源實在驚人。國內的報紙也有報導說他有八位太太，他還笑着解嘲說：「要打對折！要打對折！」

韓姝春紅情深意重

除了打對折以後的四位太太而外，其他爲衆人熟知或見於他的詩文者，尙有上海名媛李秋君、韓女春紅與日女山田雅瑪達。李秋君是他發乎情、止乎禮的紅粉知己，前面已有專篇敘述，此處不再重複；現在先來談談他與韓女春紅的柔情蜜意。遠在民國二十年間，張大千以三十初度的年紀，挾藝前往故都北平闢天下，一下子風靡了人文薈萃的古城，進而遠赴韓國及日本去拓展聲名，就在他旅韓期間，寄居漢城市郊頗有園林之勝的「凝香別館」之中，主人金滄波爲他介紹了一位名叫春紅的少女，前來照顧他的起居，並侍奉几硯。春紅姓池，原名鳳君，正值破瓜年紀，秀外慧中，善解人意，動輒羞紅上頰，一副嬌媚稚嫩的情態，使得客居寂寞的張大千爲之怦然心動；可惜兩人言語不通，於是便靠着比手劃腳來表情達意，更進而在畫紙上寫寫畫畫，以溝通彼此的心意。曾有一首七言律詩贈之：

盈盈十五最風流，一朵如花露未收；

只恐重來春事了，綠陰結子似福州。

閒舒皓腕試柔翰，發葉抽芽取次看；

前輩風流誰可比，金陵惟有馬香蘭。

詩後並有跋云：「韓女春紅日來旅邸侍筆硯，語或不能通達，輒以畫示意；會心處相與啞然失笑，戲

爲二絕句贈之。」一個是名士風流，一個是情竇初開，朝夕相處，耳鬢廝磨，笑語凝眸間，一縷情絲已牢牢的將兩人牽繫在一起了。在張大千的輕憐蜜愛中，這位韓國麗姝也一股腦兒的獻出了她的似水柔情；而兩人賴以溝通情意的畫幅也已彙集成冊，張大千於冊尾題詩，以紀念這一段客中姻緣：

夷蔡蠻荒語未工，那堪異國訴孤衷；

最難猜透尋常話，筆底輕描意已通。

新來上國語初諳，欲笑佯羞亦太慙；

硯角眉紋微蓄慢，厭他俗客亂清談。

張大千沉緬於溫柔鄉中久客不歸，成都家鄉也聽到了消息，元配夫人曾慶蓉雍容大度，倒沒有表示什麼意見；個性外向而又明豔照人的二夫人黃凝素，早就就拔了頭籌，給他一連生了兩個孩子以後，反而屈居比她後進門的曾慶蓉之下，已經十分不是滋味，如今那裡容得下良人再討一個外國女子爲妾，於是三番兩次的寫信質問，張大千實在被逼得不耐煩了，索性與春紅合照了一幀相片寄回成都，並附詩作答：

依依惜別癡兒女，寫入圖中未是狂；

欲向天孫問消息，銀河可許小星藏。

觸諱躊躇怕寄書，異鄉花草合歡圖；

不達薄怒還應笑，我見猶憐況老奴。

最後一句「我見猶憐況老奴」用的是晉代桓溫的故事，據史載，桓溫姿貌奇偉，面有七星，眼如紫石稜，鬚作蝟毛磔，是一個孫權流亞的梟雄人物。以其屢建奇功而為荊梁都督，娶郡主為妻，煊赫不可一世，遂漸存非份之心；當其親率大軍平定蜀地時，見李氏女美豔絕倫，遂納之為妾，藏之金屋。後被其妻郡主偵悉，拔刀率眾往女處尋覓，將欲親手刃之而甘心；待至女處，見其正在窗前曉妝未竟，髮長拖地，姿貌端麗，徐徐結髮，伏地流淚不止，聽其說詞，甚為悽惋，於是擲刀前趨抱之曰：「阿子，我見汝猶憐，何況老奴！」因而遂善待之。

「異鄉花草合歡圖」一句，顯然說明已與韓女春紅同賦比翼雙飛之愛；而「銀河可許小星藏？」則是徵詢的口氣投石問路，看看黃凝素夫人是否能像桓溫的郡主妻子，大興「我見猶憐」的慈悲心腸；然而黃凝素却始終不肯鬆口。張大千心想，既不見容於二夫人，又深恐這個言語不通的小女人日後無法獨自生活，幾經考量，還是忍痛割愛，放棄了這個如花似玉的韓國少女。

雖然張大千設法湊了一筆錢，幫助春紅開了一間藥舖，無奈這位異國少女却一往情深，分別以後整天以淚洗面，久而悒鬱成疾，過了兩年就香消玉殞了。其後時局急遽變化，等到有機會再到韓國時，已經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了。春紅墓木已拱，張大千痛惜不已。爾後每次前往韓國，都把為春紅掃墓上墳列為第一要務，對於早年的這一段露水姻緣，每一提及輒唏噓不已。

安樂窩中白髮紅顏

張大千移居南美以後，時常雲遊各地，特別是到日本採購繪畫用具及裝裱字畫，下榻的地點多在橫濱附近磯子鎮的一家日式旅館，名爲「借樂園」。濱海倚山，景物絕佳，園內花木繁茂，四周蒼松濃碧，山嵐海韻，十分醉人，是關東一帶的名園。主人年逾古稀，頗爲斯文，對張大千十分禮遇，甚至把最大的一間客廳，無條件闢作張大千的畫室，並由裱畫店「黃鶴堂」主人介紹了一位花信年華的日本女子山田來照顧張大千的一切。山田小姐是傳統的日本婦女，溫柔明麗，禮貌周到，出生在一個飽受漢學薰陶的家庭，能够講幾句中國話，也能寫中國字，對繪畫也有相當造詣，在名義上算是張大千的「女秘書」，實際上却是他的「女管家」。這位小姐十分能幹，不但有關裱畫及購物等事務都處理得妥妥貼貼，而且也像妻子般的把張大千侍候得舒舒服服。常聽到人家說：「人生最大的享受，莫過於吃中國大菜，討日本老婆，住西洋房屋。」如今面對這位溫婉可人的東洋美女，整個人與心都沉醉在蜜樣的溫柔鄉裡了。

在張大千自題郎靜山爲他拍攝的照片云：「墜鞞側帽，走馬長楸正年少；容易秋風，兩鬢蕭蕭一禿翁。急需行樂，陶寫任教兒輩覺；吾愛今吾，獨有紅妝喚老奴。」把他藝術家的本色，刻劃得淋漓盡致。也曾有詩云：「親聲名花送草堂，眞成白髮擁紅妝；知君有意從君笑，笑我狂奴老更狂。」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，「借樂園」便成了白髮紅顏的安樂窩了。

山田小姐儼然成爲張大千的第五位夫人，當他返回南美時，按月匯寄生活費；而一切有關棧畫、購物事宜，均由她在日本代爲處理，並一五一十的用毛筆書信，向張大千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偶撫柔肌一場綺夢

徐雯波夫人很快的便知道了這件事。她自覺先前在大陸上四女共事一夫，如今在海外只有她一人獨佔名份，已經感到十分滿足和幸福，只要是她的天才丈夫心情愉快，而且在不妨害健康的情形下，她也就不加反對，而且還像對待妹妹一樣，隨時不忘寄些禮物給山田。在她與張大千同赴日本時，也會大大方方的每週撥出兩天晚上，讓張大千與山田同寢。山田小姐雪肌滑膚，烏黑的長髮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使張大千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繪畫的靈感；特別是她溫柔的性格，嫵媚的神情，更使得垂垂老矣的張大千，重新點燃了生命的火燄。昔者元微之曾云：「瞻花拂面惟吾樂天知之耳！」想係指的是白樂天晚年的寵姬而言。張大千因而有詩云：

偶撫柔肌偶不辭，偶然雲鬢拂雪髭；偶逢半面天花散，不念維摩病不支。

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，白髮紅顏，未嘗不是藝壇的一段佳話，但是張大千却把山田小姐當成是路柳牆花，一場綺夢而已。原本不是如此想法的，那是因爲由種種跡象顯示，山田小姐之所以委身侍候他的動機並不單純，於是便提高了警覺，爲了防微杜漸，爾後再到日本便不讓山田小姐知道了。